



作家参考丛书

玩笑

〔捷〕米兰·昆德拉



作家参考丛书

玩笑

〔捷〕米兰·昆德拉著

景凯旋 译

作家出版社

玩 笑

作者：〔捷克〕米兰·昆德拉

译者：景凯旋

责任编辑：朱卫国

责任校对：马云燕 刘华沙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15千

印张：10.625 插页：2

版次：1991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30-2/I·329

定价：4.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作家参考丛书》是为满足作家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之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而推出的一个系列。

《作家参考丛书》将把世界社会科学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介绍给大家。书中的观点不全是我们同意的，但它有利于读者管窥各种艺术态势和文学发展的流向，从而得到适当的启迪和借鉴。

对于捷克和斯洛伐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字，中国读者并不陌生，我们曾出过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等三部小说，现应读者的要求，将作者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玩笑》列入《作家参考丛书》出版，以飨读者。

小说的思想观点有其偏颇之处，有心的读者自会分辨的。小说的叙事方式，音乐对位式的艺术手法将给人以启益。

作家出版社

自序

1980年，为我的作品举办了一次电视公开讨论会，会上当有人称《玩笑》是“对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有力控诉”时，我当即插嘴说：“请不要把你们的斯大林主义来难为我了。《玩笑》是一部爱情小说。”

早在1962年我就开始写这部小说，那时我三十三岁，发生在一个捷克小镇的事件激发了我的灵感：一个姑娘由于从公墓里偷花，把花作为礼物献给她的情人而被捕。当我认真思索这件事时，一个人物形象在我眼前形成了，这个形象就是露西，对她来说，性欲和爱情是截然不同、互不相容的两码事。接着，在我的头脑中，她的故事与另一个人物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这个人物就是卢德维克，他把自己一生中积聚起来的仇恨都集中在一次性行为中发泄。于是便形成了《玩笑》：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

《玩笑》的故事情节本身就是一个玩笑。不仅仅是它的故

事情节，甚至还有它所表达的“哲理”也是一个玩笑：一个人陷入了玩笑的圈套而遭到飞来横祸，然而他个人的灾难在外界看来却是荒谬可笑的。他的悲剧在于这玩笑剥夺了他悲剧的权利。他被迫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构成海伦娜故事结尾的悲伤与构成厄勒克特拉^①的悲伤属于完全不同的编法。

然而，假如一个人被迫在个人生活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他能避开历史的舞台吗？不能。我一直相信，历史的悖论与个人生活具有相同的基本特性：海伦娜陷入了卢德维克为她设的圈套；卢德维克和其余的人又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的玩笑的圈套；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拚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假如一个人失去了未来的天堂，他还拥有过去的天堂，失去了的天堂。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一直被民间传统“国王们的骑马”所吸引，这是一种异常美丽的民间仪式，其含义早已不为人所知，仅仅保留了一系列含糊不清的动作。这个仪式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这是一个有关遗忘的结构。昨日的行为被今天所掩盖，把我们与被遗忘不断吞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最牢固的链环便是怀旧。惆怅的怀旧与冷峻的怀疑是赋予这部小说平衡的两个天平秤盘。

1965年12月，我把《玩笑》的手稿交给布拉格一家出版社，编辑们虽然答应要尽力使它出版，但他们从未真正相信他们会成功。此书的精神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然而，两年

① 厄勒克特拉：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悲剧《厄勒克特拉》中之女主人公，伽门农之女，帮助弟弟杀死其母与奸夫，报杀父之仇。

后《玩笑》竟然问世了——没有受到任何审查！在“布拉格之春”前一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怎么可能呢？

今天，这事态也已变得模糊不清，斯大林主义在中欧的瓦解已难以解释。俄国的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存在任何别的共产主义）对中欧（波兰，匈牙利，捷克）的传统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当时大多数人都本能地拒绝它。在共产主义的外表后面，发生了一个逐渐自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目睹了许多杰出的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尽管没有谁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但也没有谁认真地对待它）。

《玩笑》很快即连续出了三版，印数多得惊人，一下子便抢购一空，仿佛人们意识到自由的时刻将是短暂的。果不其然，俄国人不能容忍在一个自从1948年以来一直被视为他们的地方苏维埃的国家出现自由的气氛，于是在1968年，他们对捷克发动了一次军事入侵。此后《玩笑》（与许多其它书一起）便遭到了查禁，从所有公共图书馆中拿掉，从捷克文学史中抹去；它的作者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作是“反革命”的发动者之一，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最后被迫移居国外。

得到全世界的默认（美国政府只提出过一次强烈抗议——是当俄国士兵在美国大使馆的花园里摘梨被抓住时），俄国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月后，《玩笑》在巴黎出版，路易·阿拉贡在前言中称此书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引起了世界性轰动的这篇前言，是此书荒谬的命运的另一面。阿拉贡不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大小说家，而且还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高高在上的行政官。

记得1968年秋天在我逗留巴黎期间，我曾与他会面。我到达时，他正在接待两个来自莫斯科的客人，萨哈罗夫的朋友。他们极力劝说他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关系。阿拉贡对俄国人入侵捷克极为愤慨，他断然告诉他们，他将永远不再踏上俄国的土地。“即使我想去，我的腿也不会同意。”他一边说，一边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就象一部高乃依^①悲剧中的人物在法国国家剧院的舞台上踱来踱去一样。我当时很钦佩他。四年后他的腿却同意带他去莫斯科接受勃列日涅夫颁发的一枚勋章；十四年后他的腿又把他带到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坛，那次大会既宽恕了在阿富汗的暴行，又宽恕了波兰的奴役。然而，正是这同一个阿拉贡曾经对俄国人入侵捷克写过一篇也许是迄今最雄辩、最尖锐的文字：他为《玩笑》写的前言。

“有朝一日，僭居历史学家的神话作者们将写出他们对捷克历史的看法……而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将以胜利者的眼光来写它……人们将找不到对我们曾亲眼目睹的事情的真实解释。”几页之后他写道：“啊，我的朋友，难道一切都失去了吗？”接着又写道：“我不愿相信一个精神上的比夫拉^②即将发生。然而在暴力之路的尽头，我看不见一线光明。”

乍读之下，我发现这番话所含的悲观主义有点夸张。我仍然坚持天真的民主主义幻想（美国人是非常了解这个幻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挡人民的意志。但是阿拉贡比我更了解共产主义和俄国。他知道他所讲的话。他知道极权势力的

①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悲剧诗人。

② 比夫拉：1967年宣布脱离尼日利亚而独立的西非国名 主要为伊博人，北部豪萨人曾于1966年屠杀几万伊博人，1969年战败后不复存在，

手段。他知道极权势力的神话作者的力量，他们组织遗忘的能力（“人们将找不到对我们曾亲眼目睹的事情的真实解释”）。他知道如果文化在一个“精神上的比夫拉”遭到屠杀（让我提醒那些觉得这个隐喻深奥难解的人，比夫拉当时是非洲部落发生种族灭绝的地点），那么“在暴力之路的尽头将没有一线光明。”

阿拉贡当时所知道的——后来他不再希望知道的——是这个世界其余的人没有看见的东西。戴高乐政府把对捷克的进攻看作不过是“共产主义大家庭内部”的一次局部纠纷。好象处在危急之中的是一个“家庭”！实际上在政治术语（革命，反革命，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的烟幕后面，处在危急之中的不只是两个文明之间边界的改变：俄国的统治已经永远征服了西方的一部分，欧洲的一部分，最好是看着这部分的文明与中欧其它国家的文明一道垮掉（这些国家早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前六、七百年就已属于西方历史，这个事实已被遗忘）。这就是阿拉贡所说的“精神上的比夫拉”。有朝一日，俄国的神话作者将把这一事件写成是历史的新曙光。我却把它（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看作是欧洲灭亡的开端。

在1968年和1969年，《玩笑》不仅被译成法语，而且被译成未被俄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被译成了日语和希伯来语。它还被译成了波兰语，波兰的情形象1968年以前的捷克一样自由，以及匈牙利译本，尽管此书在1968年9月一经出版就遭到禁止，从未由官方发行，但它却在私下流传，为匈牙利知识界所熟知。

还有英译本的出版。英文本使我大为吃惊。章节的数目改

变了；章节的顺序也改变了；许多段落都被删掉。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抗议信，要求读者不要接受《玩笑》的英译本，不要把它看作是我的小说；出版商向我道歉，并认可了一本恢复了章节顺序的平装本。与此同时，英译本却在纽约出版——但更加简略，更加残缺不全！我无能为力。在被占领的布拉格，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愈来愈困难，一方面是抄家，一方面是逮捕，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一位年轻的美国文学教授由于对《玩笑》的残缺不全感到愤慨，遂把被删掉的那些最重要的段落翻译出来，在一本美国杂志上发表了它们。

歌德在创作《威廉·迈斯特》时，曾让他的秘书爱克曼为他校对，删去多余的词或为一些句子润色，尽管他决不会把他的诗歌委托给秘书。在歌德时代，散文还不可能提出诗歌的那样审美要求；也许直到福楼拜的作品，散文才消除了审美上低等的污点。自从《包法利夫人》以来，小说艺术就一直被视为与诗歌艺术平起平坐，小说家（配得上这一名称的所有小说家）把他散文里的每一个词都赋予了诗歌里那种词的独特性。

一旦散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小说翻译便成了一门真正的艺术。一位其作品在自己国家遭到禁止的小说家无疑会意识到这方面的困难。三年前，重读《玩笑》最初的法译本，我发现它的风格与我的不符，于是我亲自从头至尾改写了一遍，利用这次机会在原文中加了一些修改。《玩笑》还出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新译本，现在，那位十年前将英译本删掉部分予以发表的美国文学教授首次把一本讲述强奸的书，一本

自身也时常遭到强奸的书正确可靠地翻译了出来。

Habent sua fata libelli^①。书籍自有书籍的命运。这本名为《玩笑》的书的命运与那个时代是相符的，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独裁（在东方国家）和新闻界的过于简单化（在西方），这二者的共同愚妄都能妨碍一部艺术作品用自己的话语讲出自己的真实。布拉格的理论家们把《玩笑》看作是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因而禁止它；外国出版商把它视为在出版几周后就变成了现实的政治幻想作品，因而改写它。

今天，在一个加速遗忘的世界里，布拉格早已失去了它的地区性。那儿的美国大使馆里肯定已没有任何人还知道十四年前俄国士兵在花园里偷梨的事件了。然而，正是由于遗忘（这就是《玩笑》的终极悖论），这部小说才最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仅仅是一部小说而已。

米兰·昆德拉

一九八二年六月

① 拉丁语：意即书籍有自己的命运。

目 次

自 序	1
第一章 卢德维克	1
第二章 海伦娜	11
第三章 卢德维克	23
第四章 雅罗斯拉夫	123
第五章 卢德维克	165
第六章 科斯特卡	213
第七章 卢德维克 雅罗斯拉夫 海伦娜	247
译后记	317

第一章 卢德维克

哦，到了，多年以后我又重返故里。站在广场上（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曾无数次打这里走过），我没有感到任何激动；我只是觉得，这块平地看上去象一个巨大的阅兵场，高耸在众多屋顶上的市政厅尖顶，就象是一个戴着古代头盔的士兵；这个摩拉维亚城市曾经是抵御马扎尔人和土耳其入侵者的堡垒，往昔的战争在它的外表上刻下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丑陋的痕迹。

多年来已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吸引我的了；我对自己说，对这个地方我没有留下任何感情，这似乎十分自然：我离开这儿已有十五年，我的朋友或熟人几乎都已离去（包括那些我想避开的人），我母亲葬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个我从未光顾过的坟墓里。可是我一直都在欺骗自己：我以为这是冷漠，事实上却是嫌恶；我没有看出这种心理，因为同在别处一样，在这儿我既有愉快的经历，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但仅此而已；

正是这次旅行使我意识到：把我带到这儿来的使命在布拉格也可以轻易完成，如果在这里，在我的家乡，我才突然觉得不可遏制地看清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整个念头是如此玩世不恭、卑鄙无耻，以至于我是出自对往事伤感的依恋而回到这里的任何怀疑都受到了嘲弄。

我最后讥讽地看了一眼不雅观的广场，转身背朝着它，动身去我在那儿订了一个房间过夜的旅馆。看门人从木牌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我，说：“二楼。”房间实在不怎么样：靠墙有一张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和椅子，床边是一个外观华丽、带有镜子的桃花心木衣柜，门旁有一个破旧的小脸盆。我把皮包放在桌上，打开窗户：窗户面朝着一个庭院和比邻楼房光秃肮脏的背面。我关上窗子，拉下窗帘，走到脸盆前，那儿有两个龙头——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我拧开它们，冷水从两只龙头里流出来。我打量了一眼桌子，还不算太差；至少可以放一个水瓶，两只杯子；问题是只能坐一个人：只有一把椅子。我把桌子推到床边，试着坐下来。可是床太低，桌子太高；此外，床在我的重量下陷得那样低，以至于我顿时就意识到，它不但作为一个座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作为一张床也不能起到它的作用。我用拳头撑住床，然后躺下去，小心翼翼地抬着腿，以免弄脏毯子。床凹陷得很厉害，我简直觉得我是躺在吊床里。真不能想象什么人能和我共享这张床。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瞪视着半透明的窗帘，开始想心事。这当儿，从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两个人，一男一女，正在谈话。我能听懂他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叫彼得的男孩从家里逃走了，他的婢娘克拉娜是一个傻瓜，惯坏了这孩子。

接着把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动，门开了，谈话声仍在隔壁房间继续；我听见那女人在叹气(是的，甚至她的叹气也能听见!)，那个男人决定给克拉娜一个最后的忠告。

等我站起来时，主意已定；我在脸盆里洗了手，用毛巾擦干，然后离开了旅馆，虽然我并不清楚到哪儿去。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不想破坏这次旅行(漫长而艰辛的旅行)的成功，除了得到一个本地熟人周密的帮助，我没有别的选择，尽管我很讨厌这个想法。我头脑里掠过从青年时代起所有的熟面孔，把他们一一都否决了，只要由于所提供的帮助的机密性质需要我越过这道鸿沟，说明我为何多年在外——一种我不愿做的事。但是，接着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新来的人，这个人我曾帮他找过工作，要是我果真了解他，他会非常高兴以德报德的。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既审慎地严奉道德，又古怪地浮躁不安，反复无常，就我所知，几年前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因为他从来不同她和儿子在一起生活。我有点紧张：如果他再婚了，这将使事情变得相当复杂。我尽可能地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当地医院是一个由楼房和分隔部组成的综合建筑群，散布在一大片绿化地区；我走进大门旁边的传达室，要门卫为我接通病毒室；他把电话往工作台边沿一推，说，“02。”我拨了02，结果得知科斯特卡医生刚刚离开，到外面去了。我在大门附近一张板凳上坐下来，以便不会错过他，一边瞧着穿着蓝白条纹的医院长袍在四处闲荡的人们。然后我看见了：他沉思着走来，又高又瘦，引人注目地没有吸引力；是的，正是科斯特卡，没错。我站起身，照直迎向前去，仿佛

有意要碰撞他；起初，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接着他就认出了我，随即张开了臂膀。我觉得他的惊喜超过了他的愕然，他那毫不做作的欢迎很给人鼓舞。

我解释说我刚来不到一小时，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事要在这儿耽搁两三天；他立刻对我说，我首先想到来看他，他是多么惊讶和感激。突然，我感到自己别有用心，并且出于算计而又不是真正的兴趣提出我的问题（我快活地问道：“怎样？又结婚了吗？”）是很不对头的。他告诉我（这使我宽慰）他仍是单身一人。我提出我们有许多话要谈。他表示同意，但抱歉说他只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然后他得回医院当班，夜里又要离开城镇。“你是说你不住在这里？”我失望地问。他让我放心，他住在城里，他在一个新村有一个单身房间，但是，“单身生活是没有益处的”。原来科斯特卡有一个未婚妻，住在十五哩外的另一个城镇，她是一个教师，有一套两个房间的寓所。“那么，你最后将跟她搬在一处？”我问。他说他未必能在那儿找到一个好工作，象我曾帮他找过的一样有趣，而他的未婚妻要在这儿找到一个工作也很麻烦。我开始（十分真挚地）咒骂官僚主义的失职，不能将夫妇安排住在一起。“冷静点，卢德维克。”他带着温和的宽容说，“象这样也并不太坏。来回旅行当然得花时间和费用，可是我却保持了我的独处不受影响——还有我的自由。”“你的自由对你干嘛就那么重要？”我问他。“那么你的自由对你干嘛就那么重要？”他反问道。“我喜欢和女人交往。”我回答。“我需要自由不是为了女人。”他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喏，到我的住处去，直到我离开，怎么样？”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离开医院区不久，我们来到一处建筑物前，楼房鳞次栉比地矗立在一块凸凹不平、满是尘土的场地上(没有草坪，小径或道路)，在城市和远处的平野之间形成一道可怜兮兮的屏障。我们走进一道门，爬上狭窄的楼梯(电梯出了故障)，到了三楼，在那儿我看见了科斯特卡的名牌。当我们从门道走进主房间时，我愉快地看到角落里有一张宽大舒适的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安乐椅，琳琅满目的书籍，一架唱机，和一台收音机。

我赞扬了这布置，并问起浴室。“一点也不奢华。”科斯特卡说，对我的兴趣感到高兴。他引我回到门道，打开一扇门。这是一间小而舒适的浴室，浴缸、淋浴和脸盆样样俱备。“看到你这个好地方，使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说，“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做什么？”“很不巧，明天我要工作到很迟。”他歉意地回答，“我要到七点钟左右才回来。你晚上有空吗？”“也许有，”我回答，“不过你能把这个住处借给我一个下午吗？”

我的要求使他感到诧异，但他立刻(好象担心我会认为他不乐意)回答说，“我很高兴让你享用它。”接着，他审慎地试图避免猜测我的用意，加了一句，“如果你今晚需要一个地方睡觉，尽管留在这儿好了。我要到早晨才回来。不，甚至那时也不会回来。我会直接去医院。”“不，没有必要。我在旅馆有一个房间。问题是，旅馆房间不是很舒适，而明天下午我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当然。”科斯特卡说，垂下眼睛。“我也这样想。”他顿了一下，然后补充说，“我很高兴能够帮你忙。”又顿了一下：“提供它的确是一桩好事。”